

第一章 娶的人是誰

深秋寒露，秋風刮得人透心涼，走在街上那涼氣直往衣服裡鑽。

驟然轉涼的天氣卻阻擋不了人們看熱鬧，帝都那條主街上，兩邊密密麻麻站滿了人，都在交頭接耳，議論著一樁震驚朝野的婚事——

原來這一日是鎮北侯周廷焱和顧太傅之女奉旨成婚的日子。

「花轎來了！」人群中傳來孩童們興奮的呼聲。

一眼望去，浩浩蕩蕩的迎親隊伍朝鎮北侯府而來，充滿喜氣的紅色讓圍觀的人臉上都映上了紅光。小孩們鬧著讓大人抱著，吵著要看新娘子。

花轎邊上，一個矮胖的媒婆穿著一身喜慶的紅色，走路一扭一扭的，笑起來嘴巴咧得老大，手裡一塊紅色繡帕甩得飛起。

有淘氣的幼童跑到她身邊轉圈笑鬧，她就揮著帕子趕人，「去去去，一邊玩去，耽誤了吉時，鎮北侯饒不了你！」

鎮北侯？那個專門半夜抓小孩的鎮北侯嗎？

玩鬧的孩童臉色煞白的跑回了人群，被一個婦人數落，「叫你不聽話，鎮北侯晚上把你抓走當下酒菜吃了。」

周圍的人已習以為常，畢竟大家平時都這麼嚇唬自家熊孩子。

迎親隊伍好不容易到了侯府門前，媒婆擦了擦汗，撥開前面的下人走到大門口，這一看便傻了眼。

只見侯府門前冷冷清清的，只象徵性的掛了兩條紅綢，連鞭炮也未準備，兩個門房守在大門口，壓根就沒見新郎官鎮北侯的影子。

「我說，侯爺呢？」

媒婆不甘心的往裡張望，被那門房一扒拉，「看什麼？等著！」

門房一臉不耐的進去了，只是半天不見有人出來，媒婆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在侯府門前來回的轉。

這鎮北侯不去迎親也就算了，怎麼連在門口迎一下都不肯，這新娘子進了門不是名不正言不順嗎？怎麼說也是當朝一品大員顧太傅的女兒，又聽說是千嬌百寵長大的，顧太傅竟然能忍下這口氣？

媒婆心裡也有氣，鎮北侯成個親這麼磨磨蹭蹭，一會誤了吉時，萬一再怪到她頭上來……想當初全帝都的媒婆都羨慕她接了個美差呢，如今倒好，唉。

今日這婚事出了什麼岔子，以後她帝都第一媒的名聲可就毀了，擋人財路如同殺人父母，這鎮北侯果然如傳言一般傲慢刻薄，怪不得沒有姑娘願意嫁他。

媒婆左等右等人就是不出來，她跺了跺腳，怕新娘子那邊著急，便走到花轎旁邊輕聲安撫，「新娘子不急，想必侯爺是叫什麼事絆住了，咱們再等等，好飯不怕晚……」

媒婆越說聲音越弱，這話傻子才信呢，擔心花轎裡這位太傅千金鬧起脾氣，她仍然滔滔不絕的說著吉祥話。

「嗯，不急。」

一道輕柔動聽的聲音讓媒婆忘了剛才臨時編的說詞，她歎了口氣，心想這姑娘脾

氣真好，可惜了。

正感慨著，侯府裡終於出來人了，媒婆喜形於色，剛要招呼，抬頭被那人冰冷的目光瞪了一下，頓時像掉進了冰窟窿一般。

侯府一前一後走出兩個人，前面那人身形頹長，寬肩窄腰，五官深刻，英氣逼人，穿著一身新郎服，可臉上不見分毫喜色，一雙劍眉擰起，看起來脾氣不佳，已經不耐煩到了極點。

媒婆被這一眼瞪得忘了嘴邊的話，還是男子身後那隨從提醒，她才反應過來。

「新娘子，侯爺出來了，咱們可以下花轎了。」

媒婆上前掀開轎簾把新娘子扶出來，其實本該還有別的步驟，但想起那令人膽寒的一眼，她只想快些把新娘子送進去拜堂，拿了賞錢趕緊離開。

也不知是不是她眼花了，總覺得新娘子比在顧府見到的時候瘦了好多，那嫁衣穿著特別顯大。

媒婆剛一接過新娘子的手，被冰得哆嗦一下，心想這新娘子手也太涼了。她還在犯嘀咕，下一瞬那手狠握了她一下，用力到指尖都泛著白。

媒婆想著緩和一下氣氛，就笑問道：「新娘子緊張啊？」

蓋頭動了一下，像是新娘子輕輕點了頭，媒婆拍拍她的手，扶著她走向侯府門前站著的男子。

上了臺階，媒婆想把新娘子交給周廷焱，豈料周廷焱冷哼一聲，臉色黑沉，轉身就進去了，媒婆站在原地尷尬了片刻，只得扶著新娘子跟進去。

到了拜堂的正廳，終於有了點人氣，喜堂佈置得不算隆重，但也沒有太失了規矩。感覺到媒婆放開她的手，蓋頭下，顧瀾努力平緩呼吸，周圍的腳步聲和說話聲讓她煩亂，索性閉了眼睛，在心裡默念佛經。

拜堂時，顧瀾看不見便沒有顧忌，十分聽話，讓跪就跪，讓拜就拜，只是中間似乎有過一段嘈雜聲，旁邊周廷焱身上冷氣嗖嗖的往外冒，她閉著眼，感受倒是沒有滿堂賓客深刻。

糊裡糊塗的拜了堂，鎮北侯甩袖便走了，媒婆盡職盡責的把她一路送進洞房，站在床邊又一串串說了許多吉利話。

顧瀾只聽著，過耳不過心，等到媒婆說完了，顧瀾朝旁邊伸手，丫鬟臘月把一錠銀子放進她手裡。她緩慢的在手心裡把那錠銀子摸了一遍，轉手塞到媒婆手裡，「謝妳吉言，有勞了。」

媒婆喜笑顏開準備接銀子，誰道那銀子就是遲遲沒有從顧瀾手裡落下來，她尋思著是新娘子太緊張，便自顧自雙手包住她的手，安慰道：「新娘子別緊張，您是個有福氣的人，往後一切都會好的。」

媒婆放下手，順帶把顧瀾手裡的銀子拿走了，笑嘻嘻的走出了洞房。

顧瀾手指動了動，又無力垂下，那一個銀錠子，似乎是十兩吧，虧了虧了。

新房裡靜得不像話，顧瀾晃晃頭上沉重的鳳冠，就聽身邊的人關切問道：「夫人，可是脖子酸了，我給您揉揉。」

顧瀾嗯了一聲，道：「奶娘，我肩膀也疼。」

奶娘尤氏趕緊過來給顧瀾揉脖子捏肩膀，只是她心不在焉的，一會兒重了一會兒輕了，顧瀾比先前還難受，於是叫她停下。

尤氏坐立難安，小聲問道：「等會兒侯爺來了，可怎麼辦？」

顧瀾有些好笑，這帝都裡關於鎮北侯周廷焱的傳言一大堆，奶娘對那些扒皮抽筋之類的血腥故事一直深信不疑，昨天更是給她講了一個晚上，沒什麼大用，除了助眠，讓她一覺睡到大天亮，也讓顧太傅和顧鸞差點以為她要反悔了，早上怒氣衝衝殺到她的院子裡。

「夫人，要不您跑吧？」此刻房裡只剩主僕倆，尤氏急得在房裡亂轉。

顧瀾盯著她的腳發了一陣呆，幽幽道：「妳歇會兒吧，咱們最後一錠銀子剛給那媒婆了，就算能逃出侯府，出去也得餓死。」

尤氏跺腳，「都什麼時候了還想著銀子呢，房裡也有值錢的東西，要不咱們拿兩件？」

顧瀾這一天都懶懶的，此時終於被逗笑了，「那更不能跑了，妳瞧這一屋子值錢的擺件，鎮北侯家大業大，腰纏萬貫，做了他的夫人一定不缺銀子花。」

尤氏急了，「哎呀，夫人，可您是個冒牌的呀，他萬一刀把您給殺了，叫我怎麼跟死去的夫人交代啊？」

顧瀾又笑了，道：「妳也說了萬一，他也不一定殺我。」

尤氏問：「您這是想到法子蒙混過去了？」

顧瀾偏頭看著燃燒的紅燭，微微出神，回答的聲音很飄忽，「大概吧。」

尤氏放心了些，終於不轉圈了，她不知道在顧瀾嘴裡大概吧、不確定都是一個意思，那就是她也不知道。

顧瀾扯了扯嘴角，昨日剛被告知要替顧鸞出嫁時，她那位父親大人就搜括走她的銀錢，把她看得緊緊的，想來已經不能容她，不嫁遲早是個死，嫁了還可能有一條生路，就是不知道周廷焱是個什麼樣的人？

顧瀾盯著自己圓潤瑩白的指尖又發起了呆。

前院，周廷焱冷冷看著向他敬酒的戶部侍郎，就是不去拿桌上的酒杯。

談侍郎硬著頭皮站在他面前，端酒的手都酸了，他多喝了幾杯就有些管不住嘴，誰不知道鎮北侯周廷焱與顧太傅是死對頭，如今的皇帝是周廷焱的親外甥，他本該壓顧太傅一頭，誰知小皇帝聽了首輔杜懷先的話，竟下旨賜婚讓周廷焱做了顧太傅的女婿，生生矮了一輩。

周廷焱本就厭惡這門親事，談侍郎喝多了剛才還與同僚在酒桌上戲言，說下次再見，鎮北侯就得管顧太傅叫爹了。

壞就壞在周廷焱恰好路過，全聽見了。

談侍郎哆哆嗦嗦半天，胳膊抖得酒都灑出去了，就剩一個空酒杯，周廷焱像是才反應過來，懶懶的抬眸，舉起酒杯，漫不經心道：「這杯該敬顧太傅。」說著將那酒杯裡的酒盡數傾倒在地上。

滿堂鴉雀無聲，談侍郎的鞋面被酒打濕了，一聲也不敢吭，待周廷焱放下酒杯後趕忙逃得遠遠的。

散席後，賓客從前門離開，談侍郎走得極快，像是背後有鬼在追，第一個往大門口衝，走到門口剛呼出一口氣，心想得救了。

就在這時，頭頂上一只紅燈籠不知怎麼竟直直砸下來，談侍郎只覺背後一痛，緊接著就是火燒一樣燙，他一回頭差點嚇暈了，燈籠裡的火星子把他身上的官服燒了。

談侍郎反應還算快，就地一滾，摔下了臺階，眾人走近就看他官服的背後燒出一個大洞，談侍郎忍著疼連滾帶爬的上了自家馬車，又命令車夫趕緊走，飛速跑遠的馬車消失在一眾賓客面前。

這時從身後傳來一聲冷笑，所有人齊齊回頭，周順向周廷焱道出來龍去脈，眾人只聽周廷焱涼涼說道：「沒死啊，真是萬幸。」

說著萬幸，可那聲音聽不出一點慶幸，語氣裡透著一股失望，所有人集體一哆嗦，暗道這鎮北侯府不可久留，於是紛紛告辭，跑得一個比一個快。

周廷焱輕嗤，抬頭看了眼天色，問道：「什麼時辰了？」

周順回道：「要二更天了，侯爺。」

周廷焱笑了笑，「二更啊，該洞房了，去看看她睡沒睡，睡了就……」

睡了就算了？周順揣摩著主子的意思。

卻不想周廷焱笑意猙獰道：「睡了就一脚把她踹出去。」

周順莫名覺得身上的衣服好似不那麼保暖了，涼颼颼的。

婚床上，顧瀾睡得東倒西歪，奶娘尤氏不知道第幾次去剪燭芯，路過時猶豫了好久，最終還是讓理智戰勝了憐愛之心，上去一把拽起顧瀾晃了晃，「夫人，醒醒。」

顧瀾小貓似的揮了兩下爪子，沒揮開，終於還是被奶娘搖醒了，「我暈吶。」

她撒著嬌，奶聲奶氣的讓尤氏又有點心軟，畢竟是從小帶大的姑娘，又知她吃藥傷了身，從小體弱本就嗜睡，尤氏使勁晃了晃腦袋才狠下心把人拉起來，「不能再睡了，侯爺真該過來了。」

顧瀾半眯著眼睛，眸中還氤氳著水氣，她發出小奶貓一樣的哼聲，嘴裡說：「我醒著呢，真的。」

尤氏一臉恨鐵不成鋼，輕輕拍她的臉，「看您睡成這樣，嫁衣都皺了，萬一侯爺來了，見您這般該要發怒。」

顧瀾毫不在意的笑笑，想去桌上倒杯茶喝，卻在拿起杯子時不經意抬頭看到房門上一塊突兀的陰影，像是什麼人躲在一邊露出了一片衣角。

她神色微變，但轉瞬就冷靜下來，微微仰頭將杯裡的水喝盡，然後裝作毫無所覺的樣子轉身又回到床邊坐下。

尤氏再看，顧瀾此刻臉上揚著甜蜜羞澀的笑，水嫩光滑的雙頰透出一抹粉紅，眼睛裡像點亮了星星點點的光輝。

「夫人……」

尤氏剛要開口，顧瀾已經面帶嬌羞擺弄起了自己的手指，「奶娘，我方才睡著時作了個夢。」

尤氏一臉懵然，順著她的話問道：「什麼夢啊？」

顧瀾雙手絞著嫁衣的下襬，語氣帶有幾分惶恐、幾分期待，聲音壓得很低，像從嗓子眼裡擠出來的，「我、我好像夢到侯爺了。」

尤氏震驚得張大嘴，許久忘了合上。

此時，門邊的人聽到這裡挑了挑修長好看的眉毛，周順張了張嘴，想問問他家侯爺是否要開門進去，周廷焱就像背後長了眼睛一般，對他微微一晃手指，周順默默閉了嘴，陪他聽起了新夫人的牆角。

房間裡，尤氏終於找回了自己聲音，「夫人，可您也沒見過侯爺啊？」她不明所以，發自內心的疑惑了。

顧瀾臉上又顯出緋色，帶著羞意道：「是沒見過，我在夢裡看見的就是一張朦朧的臉，但我覺得侯爺長得真是英武俊逸，站在那裡讓人一眼就被他的氣勢所懾，挪不動步子也睜不開眼睛。」

尤氏聽了她的話臉上很是茫然，不過片刻她也察覺到顧瀾的異樣，分明剛才還隨意憊懶，怎麼轉瞬竟真的像一個新嫁娘了？這時，她看顧瀾朝她看了一眼，手指點了點門口，尤氏立刻明白了顧瀾的意思——門外有人。

尤氏決定配合自家姑娘，可想了半天搜腸刮肚，腦子裡竟然只有昨天打探到的關於鎮北侯的那些凶惡傳言。

幸好顧瀾也沒指望她，又換了個話題，「奶娘，我聽說侯爺十幾歲就上了戰場，那之後無往不勝，用了幾年時間就把攔族趕回了西北大芒山外，從此我們大齊再不用受外族侵擾，百姓安居樂業，都感念侯爺的功德呢。」

這話說的很漂亮，更難得的是語氣十分真誠，尤其是說話之人滿臉崇敬，又有一絲緊張忐忑。

「奶娘，侯爺是不是快要過來了？您快幫我看看，方才我心慌就想歇一歇，誰知怎地就睡著了，還夢見了……」

顧瀾似乎不好意思說下去，喚來尤氏給她整理鳳冠，兩人悄悄對視一眼，一起鬆了口氣。

門外，周廷焱的神色辨不出喜怒，只有那雙幽深的眼裡顯出幾分狐疑，他看了猶在偷聽的周順一眼，不滿的哼了聲，周順頓時把貼在門邊的耳朵收回來，不敢再聽。

周廷焱不知在想什麼，眼中明暗交雜，良久問道：「這個顧鸞，今年多大？」

周順想了想，「似乎是十七。」他也不敢確定，只不過聽老夫人提過一句。

周廷焱聽著屋裡那甜膩幼稚的聲音，總覺得不像，顧鸞他也在宮宴上見過兩次，那張臉和聲音跟顧遙之一樣惹人厭惡，可裡面這個，他竟然覺得聲音很令人舒服。

周廷焱雙手攏在身後，對周順說：「在這等著。」

周順應了一聲，覺得主子要像來時說的那樣把夫人從雪園趕出去，一時間還有點

可憐這位新夫人。

周廷焱直接推門就進去了，也不管裡面兩人是如何的慌亂，他走到床邊，只見一個飄起一角的紅蓋頭慌忙落下，和蓋頭下女子那一閃而過微尖的下顎。

周廷焱像審視一樣盯了她半天，看著面前的女子頭越來越低，兩隻手無處安放的捏著袖襬。

他終於出聲，冷得像刀子，「顧氏，從今以後妳安分待著，我周廷焱不屑為難女子，但妳也休想借侯爺夫人的身分與我要花招。」

她方才說的話，周廷焱一個字也不信，怪只怪她是顧氏女，顧遙之的女兒。

面前的身影瑟縮了一陣，周廷焱也無意再嚇唬她，上前一步揭了那蓋頭，看也不看轉身就往外走。

「夫、夫君。」

一道發顫的聲音讓周廷焱身形微微一頓，他覺得有一股直通胸口的酥麻感縈繞不退，他眸子一眯，頗為憤怒，「顧鸞，妳，懂不懂何為矜持？」

他回頭就是一句責問，而這時女子已經靠近兩步，正不知所措的盯著自己的腳尖，低頭時細膩白淨的脖子露出來，纖細脆弱，像隻天真的幼獸，絲毫不知危險將至。

周廷焱莫名覺得憋悶，明明已是深秋，怎麼還熱得惱人，他看了女子一眼，沒說什麼，目光裡有他自己都沒察覺的深沉。

顧瀾低著頭，在男人看不見的地方微微勾了勾嘴角，她突然覺得，這位鎮北侯甚是有趣。於是又用她那一激動就朦朧含淚、天真怯懦的眸子抬頭看了男人一眼，在明確看到周廷焱耳根後那一抹紅色時，她福至心靈——

他該不會從未應對過如此場面吧，世人都傳鎮北侯不好女色，許是個斷袖，看來是假的。

被那雙水眸看得想逃，這對周廷焱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，自從他十六歲上戰場，用了六年徹底擊退羯族，後來又一步一步在朝廷立足掌控權勢，至今從未生過退意，一個小小女子，她有這般能耐？

周廷焱心裡的波濤翻湧顧瀾可猜不到，她又靠近男人一步，神情很是惶恐，「夫君別生氣了，妾身只是有一件事要告訴你。」

周廷焱心中的惱怒無處發洩，皺眉沉聲道：「說。」

女子鼓起勇氣抬頭看著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「妾身名為顧瀾。」

周廷焱才將方才胸中那陣異常壓下，就聽女子說了這麼一句，他心中詫異她這突然報上名字的舉動難道有什麼深意——他難道不知自己娶得是誰？

可周廷焱隨後又有些懷疑，面前這女子抹上濃妝，好似與當年看見時有幾分相像，可她的聲音卻完全不同。

他不著痕跡問道：「顧什麼？把舌頭捋直了再說一次。」

想起顧鸞，周廷焱腦中閃過一些令人厭惡的畫面，聲音本能的帶上一絲嘲弄。

顧瀾眸光明澈，假裝自己聽不出他的厭惡，細聲細氣重複道：「妾身名顧瀾，波瀾的瀾。」

她說完蹙了蹙眉，自己也陷入一種無法言說的情緒裡，幸而這時周廷焱的注意力已經不在她臉上。

從小這名字是橫在她心裡的一個結，偏偏是她最愛的娘親取的。顧鸞，有鳳凰之意，可見顧太傅對這個女兒的寵愛和期許，兩個名字念起來甚至容易混淆不清，可卻天差地別。

顧瀾小時候也曾追問過娘親自己的名字有何寓意，可那時娘親目光蒼涼，只摸著她的臉，聲音空洞又無力，悔恨的情緒強烈無比。

她說：「長恨人心不如水，等閒平地起波瀾。」

顧瀾少有的情緒外漏只一瞬就收斂了，她一臉忐忑的看向周廷焱，發現他眸色黑沉，眼裡片刻間凝聚了狂風驟雨，她心中如明鏡，臉上卻十分驚恐。

果然，下一刻周廷焱目光陰森，發出一聲冷笑，「顧遙之這個老東西竟敢耍我，看來上次的教訓不夠痛。」

顧瀾這次真心實意的打了個哆嗦，她記得在皇上賜婚前，顧太傅有一次神色狼狽的回到家中，那次連顧鸞都觸了楣頭被他罰了，自己無辜遭殃在祠堂裡跪了一宿，她想起曾受過的苦，再次抖了抖。

周廷焱畢竟身在朝堂已久，怒氣只在臉上顯露了一瞬便找不到痕跡了，他重新看向顧瀾，忽然覺得這張臉順眼一些，雖說都姓顧，但周廷焱想著，念在她聲音舒服眼神也乾淨又會說漂亮話的分上，明日就不給顧府送一具屍體過去了。

「說吧，妳如何與本侯解釋？」周廷焱一改之前被她撩撥的混亂，氣定神閒的坐下，想看這女子準備如何脫身，全鬚全尾的回到顧府。

顧瀾見此心念一動，微微抬起頭看向他，又像是不敢目光相對，便瞄著周廷焱的下巴，睫毛輕輕顫動，一張嘴聲音弱得聽不清。

「我、我想……」她咬唇一臉難為情。

周廷焱不耐，「快說。」他在這小院裡已經耽誤夠久了，還是因為一個女子，嘖。顧瀾看他不耐煩便豁出去，抬起頭一臉視死如歸，「我仰慕侯爺，我、我能不能留下？」

周廷焱只覺腦子裡頓時一陣嗡嗡的響，好半天他摸到手邊的一盞茶，心神恍惚的把茶杯朝門口摔去，守在門邊聽的周順嚇得一個激靈跳了老遠。

周廷焱站起身，盯著顧瀾許久，留下一句「不知所謂」，而後就滿臉怒容往外走，盛怒之下，他也無心研究這怒意裡是不是參雜了別的什麼。

第二章 敬茶揭身分

顧瀾看著他的背影若有所思，半晌，退後一步坐在床上，心情頗佳的彎彎嘴角。周廷焱怒氣衝衝的從新房裡出來，周順跟在他身後，儘量縮小自己的存在感，大氣不敢出一聲，可誰知道前面的人走著走著竟會突然停下，神情陰鬱道——

「好妳個顧氏，敢戲耍本侯。」

周順剛才在門口也沒聽太清楚，但那句「仰慕侯爺」他可是聽見了，便道：「侯爺息怒，屬下這就讓人把她送走。」周順面色平靜，畢竟從前碰到這種事都是如此處置的。

「送走？」周廷焱無甚情緒開口，眼神卻極冷。

周順只當他是有所吩咐，道：「遵命，屬下……」

誰料下一刻，周廷焱回頭便給了他一腳，看著比剛才更生氣了。

「送去哪？顧府？」

周順默默揉著小腿，不敢吭聲，一抬頭就看見周廷焱神色不明的盯著新房中跳動的燭光看，一會兒皺眉，一會兒微微抿著唇，神情時而煩躁，時而氣惱。

周順愣了，他還從沒在侯爺臉上看到過這麼豐富的表情，要知道當初在戰場上受再重的傷，他們家侯爺眉頭都不皺一下，這可真是奇了，這侯爺夫人能有這麼大的能耐啊，把侯爺氣成這樣？他由衷感到佩服。

周廷焱回過神發現周順一臉傻樣的看著他，怒道：「還愣著？給爺照路。」

周順提著燈，茫然問道：「那還送嗎？」

周廷焱看也不看又踹了他一腳，口中說道：「送什麼送？讓她老實待著。」

周順一癱一拐的跟著，剛鬆了一口氣，就聽周廷焱不滿的道：「院子裡連個下人都沒有，真是丟本侯的臉。」

周順連忙應聲，「屬下明日就挑幾個給夫人送過來。」

周廷焱冷哼一聲，沉了半天的臉色終於有所緩和。

兩人走遠後，丫鬟彩珠飛快的跑進去報信，「夫人，侯爺走了。」

尤氏看她跑得滿頭是汗，就給了她一杯茶，彩珠咕嚕咕嚕幾口喝完，笑得眼睛眯起來，「謝謝娘。」

尤氏無奈，這丫頭還笑得出來，不知道剛才多驚險呢。她回頭看著靠在床頭睡得打盹的顧瀾，走過去心疼道：「夫人，咱們換了衣裳再睡。」

顧瀾迷迷糊糊應了一聲，覺得頭上一輕，是尤氏在給她摘下鳳冠。

尤氏一邊忙活一邊說：「您剛才嚇死我了，怎麼能直接說您是誰呢，萬一侯爺震怒之下拿您撒氣怎麼辦？」

顧瀾笑得有些虛弱，從周廷焱進來時說的那一句話，她就知道他不是那樣的人，但表明身分還是有幾分賭一把的意思，以周廷焱的勢力，偽裝顧鸞沒兩日就會被發現，那時死得才慘呢。

「奶娘，我這是在自救。」說到底那是周廷焱與顧太傅的恩怨，與她有什麼相關，而且看周廷焱的神情，他似乎很討厭顧鸞。

無論如何，她顧瀾這個人與周廷焱毫無恩怨，更不可能對他有什麼威脅，他今日不處置她，就代表默許了她侯爺夫人的身分。

尤氏又問：「那夫人怎麼不跟侯爺解釋您是被逼無奈才替大姑娘出嫁的？」

顧瀾笑了笑，「我說一百句，都不如侯爺自己派人查出來的真相。」她想，明日一早，顧瀾這個人短短十五年的生平必定會完整的出現在周廷焱面前。

臘月端著水盆進來，尤氏去拿帕子給顧瀾擦臉，然後又給她脫下沉重繁瑣的嫁衣，更衣時一摸顧瀾後背，尤氏大驚，「怎麼流了這麼多汗？」

顧瀾虛弱擺手，道：「嚇的。」她本來就虛弱，要應對周廷焱不能有一絲放鬆，一個弄不好就是身首異處。

誰都不知道，剛才她看起來遊刃有餘，其實面對周廷焱時心裡是真的沒底。

第二日，晨光熹微，書房裡，周廷焱平靜的表情下暗藏洶湧。

如顧瀾想的一樣，周廷焱連夜派人查到了她的身分，他面前的案桌上擺著一張紙，紙上完整的記下了顧遙之是用何手段威逼顧瀾替嫁的。

一旁的周順站著回話，「侯爺，這顧瀾也算是嫡女，只不過她是繼室所出。」

周廷焱抬眸，示意他說下去，周順接著說道：「顧遙之的原配妻子是洛王的嫡女雲曦郡主，兩人成婚不到兩年，郡主生下一雙兒女就去世了，半年後，顧瀾的母親宋氏就進了門，聽說顧遙之對原配妻子情深，不喜這位繼夫人，因此對她所出的二姑娘顧瀾也多有苛待。」

周廷焱在他說完後冷笑了一聲——既然情深，何故在妻子屍骨未寒時續弦？姓顧的老狐狸還是那麼虛偽。

周順看著他的臉色，謹慎道：「這位宋氏在顧瀾十歲那年就因病去世，顧瀾從小體弱多病，曾被一位姓張的大夫斷言活不過十六歲。」

書房裡一片寂靜，周順提心吊膽的看著周廷焱，只見他的臉上由震驚到憤怒，還有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，那雙傲然凌厲的鳳目裡透著一股森寒。

快死了嗎？所以趁著她死前再狠狠利用一次？還是怕她死得太慢，送過來讓本侯替你做刀。

周順不敢出聲，憋了太久有些喘不上氣。

這時，周廷焱身上的氣勢終於收斂了些，說道：「你下去吧。」

周順剛要走，到門口時又折返回來，「侯爺，老夫人那邊……」

周廷焱不耐，「再說吧。」

周順心想，他們家侯爺畏懼老夫人催婚，成日裡躲著，他們這雪園與侯府就一牆之隔，可侯爺整日以公事繁忙推托，已經很久沒去請安了，告知老夫人的這趟苦差事難保不落在他頭上。

周順心中歎氣，可巧這時有個下人進來稟報，「侯爺，老夫人那邊來請，夫人已經過去了，她問您什麼時候過去。」

周廷焱皺了皺眉，順手把案桌上的紙捏成了團。

嫁入侯府的第一日，顧瀾依舊慣於賴床，清晨時被兩個丫鬟從床上半拖半抱著送到浴房，沐浴過後，顧瀾軟軟的靠在尤氏身上，任她給自己梳妝打扮。

彩珠從院子裡進來，說侯府老夫人請她過去，顧瀾懶懶地打了個哈欠，問：「來的是什麼人？」

「是一個老嬤嬤，好像是老夫人身邊的。」

顧瀾想了想，吩咐彩珠，「妳快些跑，去書房告訴侯爺一聲。」

彩珠聽話的跑出去了。

顧瀾梳洗打扮後坐在羅漢床上等著，沒過多久，臘月領著一個老嬤嬤進來給她行

禮。

「見過夫人。」

「嬷嬷快請起，不知怎麼稱呼？」顧瀾讓臘月扶起她，客氣的問。

「老奴姓葛，您叫我一聲葛嬷嬷就是。」

顧瀾面上帶笑，不經意的打量著她，見她連說話的間隙都要偷偷看一眼床鋪，便有些猜到了她的來意，「侯爺事忙，昨夜沒歇在我這兒。」

她無意隱瞞，畢竟這些事葛嬷嬷出去一打聽就知道了。

聽她這樣說，葛嬷嬷臉上有一絲掩飾不住的失望，勉強笑了笑，說道：「老夫人那邊還等著，您若是收拾好了，就與老奴一同過去吧。」

顧瀾當然答應，便帶著臘月與葛嬷嬷一同到了隔壁侯府。

從中間相通的小道走過去時，顧瀾心想，周廷焱這個鎮北侯為何不住在侯府，而是單獨建了一個園子住？雖然比起侯府，雪園確實很漂亮。他在心裡默默感歎，這位鎮北侯果然財大氣粗。

她們隨著葛嬷嬷到了老夫人住的院子，葛嬷嬷上前與一個丫鬟耳語兩句，那丫鬟看了顧瀾一眼，進去通報，不一會兒，老夫人身邊的大丫鬟秋容出來請她們進去。顧瀾進來時朝廳裡看了一眼便微微低下頭，走到老夫人面前行禮。

侯府的老夫人賀氏端坐在上頭，不太熱絡道：「起來吧。」

丫鬟秋容端來一個茶盤，顧瀾接過，上前躬身請老夫人喝茶。

老夫人端起茶輕抿了一口便放下，秋容手裡捧著一個木匣交給臘月，顧瀾看了一眼，裡面是一副昂貴的紅寶石頭面，她低頭謝過老夫人，嘴角大幅度的彎了彎。老夫人開口給她介紹，指著坐在廳裡三個婦人打扮的女子，說：「這是妳三位嫂嫂，妳們互相見個禮吧。」

顧瀾聽老夫人的話一一見禮，大嫂對她笑了笑，也給了一副玉鐲；二嫂給了一對碧玉簪子，只是一直盯著顧瀾的臉看，好似十分驚訝；三嫂則給了一副金鑲玉的耳環，神色漠然。

顧瀾知道她們這般客氣疏離，定然是因為兩家的恩怨，任誰來看，這樁婚事也不能長久，她面上不顯，心裡卻樂開了花，這些東西若是賣了值不少銀子吧。

老夫人讓她坐，她應了，正好坐在那位二嫂對面，就看到對面的女子眼睛越睜越大，忽然一拍自己的大腿，說道——

「妳不是顧鸞！」

一句話如同驚雷，把其他人都驚得說不出話來。

顧瀾索性大方承認，「對，不是，我是顧家的二姑娘，顧瀾。」

老夫人震驚得站起身，指著她，「妳、妳……侯爺知道嗎？」她許久才找回些神智。

不等顧瀾回答，周廷焱便步履匆匆走進來，一見幾人的臉色，知道是顧瀾暴露了，他擰眉看著她，目光嚴厲。

「侯爺！」顧瀾起身，對他眨眨眼，一張俏麗柔婉的臉上滿是無辜。

她水潤晶瑩的眸子望過來，周廷焱氣息微滯，看什麼？成何體統！

顧瀾會意，轉過頭，卻不時用餘光瞄著他。

女子纖長的睫毛輕輕眨動，有那麼一瞬，周廷焱覺得自己的胸口被一隻柔軟的小爪子撓了一下，他逃避一般的去看一臉震怒的老夫人。

顧瀾嘴邊的笑意更加明顯。

老夫人此刻的注意力全放在這門糟心的親事上，絲毫沒有注意到周廷焱進來時與顧瀾的「眉來眼去」，她沉下臉色，手下一拍，震得桌上的茶盞都晃了晃。

「你早就知道了？」老夫人指著周廷焱問道。

周廷焱面對母親的憤怒皺了皺眉，點頭道：「昨夜剛剛聽聞。」

老夫人頓時氣不打一處來，「你昨夜就知道為何不派人來與我說，如今……」如今這位顧家二姑娘在侯府過了一夜，無論如何都說不清楚了，老夫人再次狠瞪了一眼兒子。

「荒唐，簡直荒唐至極！顧家也是，既然接受了聖上賜婚怎麼能當成兒戲！」

周廷焱顯然習慣了這樣的場面，站在那接受老夫人的睨視同時面不改色欣賞起廳中放置的花瓶擺件，視線不經意的一瞥，就看見了一旁低著頭聽老夫人訓斥，雙手垂在身前，雙肩微微抖動的女子。

周廷焱忽然覺得這一幕有些刺眼，他輕咳一聲打斷老夫人的話，說道：「同為顧氏女，娶誰沒有分別。」

顧瀾正困得不行，聽到這話也驚訝了，偷偷看著周廷焱。

周廷焱忽然發話，老夫人還沒反應過來，方才指出顧瀾身分的周二夫人倒是先開了口，「話不能這麼說，母親和小叔恐怕還不知道吧？顧家的大姑娘顧鸞那是真正的出身高貴，生母乃是洛王府的雲曦郡主，至於這位二姑娘，聽也沒聽說過，怕是顧府的庶女吧。」

被周二夫人一指出來，所有人都看向顧瀾，心想顧家若是拿一個庶女來糊弄，以兩家的恩怨也是有可能的，因而看顧瀾的眼神都有幾分懷疑。

顧瀾一直低頭觀察著周廷焱，此時被丫鬟臘月輕輕扯了一下衣袖，方才迷茫得抬起頭來，一雙秋水般的眸子氤氳著霧氣，看起來是被眾人逼問，嚇得要哭了。

老夫人看她這可憐的樣子竟罕見的心軟了那麼一瞬。

周夫人開口說和「母親，瞧這孩子年紀也不大，有什麼咱們坐下來慢慢說。」

周二夫人冷哼，「大嫂一向是個和善人，可顧家這次把庶女嫁過來擺明了欺負人，咱們小叔那是什麼身分，別說配個世家貴女，就算配個皇親國戚也不為過。」

她一時口快，當看見老夫人臉上越來越凝重的表情時才察覺自己失言了，老夫人著急周廷焱的婚事，把京中年紀合適的姑娘相了個遍，最後對方不是被周廷焱殺人魔王的傳言嚇退，就是畏懼於他刻薄嘴毒、傲慢無常，因此，還真不一定有身分貴重的姑娘願意嫁進來。

周二夫人一席話讓老夫人不太開心，她也知道若不是這次首輔杜懷先牽了這個頭，皇帝又耳根子軟，否則是不會為兩家賜婚的，因為老侯爺在世時那點恩怨，她也不滿意顧家的姑娘，可顧家不能幹出這種用庶女替嫁的缺德事啊！

周夫人被周二夫人說得臉色也不好，這時一直冷眼旁觀的周三夫人出言諷刺，

「二嫂這張嘴可真了不得，不知道的還以為妳是這侯府裡做主的人呢。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妳有小心思還不讓人說，誰不知道你有個表妹……」

侯府的幾位夫人先爭吵了起來，老夫人被鬧得越發臉色難看，顧瀾睜著一雙天真靈動的大眼，一眨眼眸中的晶瑩水氣又溢出一些，匯成了一滴淚從臉龐落下。

周廷焱本就不耐煩，這下真的動了肝火，喝道：「閉嘴。」

吵鬧聲霎時一靜，幾個人都抖了抖，不敢看周廷焱黑沉的臉，他的視線在幾個人身上轉了一圈，嘲弄道：「是本侯娶妻還是妳們娶妻？」

沒有人回答，只有老夫人歎了口氣問道：「那你說這事如何解決？」

周廷焱看了安靜落淚的女子一眼，面色不豫，「既然拜了堂，那她就是我周廷焱明媒正娶的鎮北侯夫人，此事無須再議。」

聽了這話幾位夫人臉色各異，只有老夫人還算鎮定，道：「也罷，你自己決定就是。」

一場鬧劇終於結束，周廷焱轉身離開，走到門口時發覺那小女子還沒跟上來，暗罵一句，真是呆得很。

他不悅回頭，示意顧瀾，「妳還不走？」

顧瀾眨了眨困頓的眼，不受控制的眸中蓄淚，落在周廷焱眼裡又成了一句，懦弱可欺。

「侯爺。」顧瀾笑得眯起雙眼，只換來周廷焱一個冷漠的輕哼。

男人大步流星，她只得歉意的回頭看看老夫人幾個，然後小步跟上。

周廷焱離開後不久，他幾位嫂子各自回去，老夫人叫來去請顧瀾的那位葛嬪嬪，問道：「依妳看，這位顧二姑娘是個什麼樣的人？」

葛嬪嬪是宮中女官出身，曾在老夫人長女端靜太后入宮時教導過禮儀規矩，後來又在長女身邊伺候多年，因而老夫人很是信任她。

葛嬪嬪笑著回話，「依老奴看，這個小姑娘可是個伶俐又通透的人。」

「哦？」老夫人不解。

葛嬪嬪便道：「您可曾看見咱們侯爺維護過別的女子？」

老夫人一聽，本來亂糟糟的心緒為之一振。

秋容這時突然開口，「老夫人，方才二夫人說的不知是不是真的？」

聽她提起周二夫人，老夫人的笑意收斂了些，道：「真假都不重要，若是焱哥兒喜歡，什麼都不是問題。」

秋容訕訕閉了嘴，就聽老夫人又說道：「往後她們再鬧，就都攆出去分家，這侯府還輪不到她們說話，一個個小心思都快藏不住了，看焱哥兒遲遲不成婚沒有子嗣，心都大了。」

老侯爺有四個兒子，前三個都不是老夫人生，她年逾三十才得了周廷焱這個嫡子，容不得任何人把主意打到他身上。那年周廷焱上戰場的時候她整日提心吊膽，後來他回來了，二十多歲卻不願娶親，這一晃都快三十了，老夫人心急如焚，愁得飯都吃不下。

「希望這次能成啊……」

另一頭，從侯府通往雪園的小路上，周廷焱大步走在前頭，邊走邊聽到身後那細微的腳步聲好像漸漸沒了，他眉心微擰，回頭看去，顧瀾正仰頭盯著路邊的一棵冬棗樹。

周廷焱問：「在看什麼？」

顧瀾嚥了嚥口水，勉強把到了嘴邊那句「想吃」收回去，「侯爺，咱們雪園裡也有這種棗樹嗎？」

周廷焱不解其意，回答道：「沒有，本侯不喜。」

真是可惜啊！

「妳說什麼？」

顧瀾抿嘴，她一不小心把心裡話說出來了，幸虧離得遠周廷焱沒聽清，「那侯爺喜歡什麼，能不能告訴妾身？」

周廷焱看著她，心頭有些疑惑，一個快要死了的人，真能活得這般天真幼稚嗎？至於喜歡什麼？周廷焱細細回想，從小到大他從沒有特別喜歡過什麼，除了特別討厭的，其餘都是無可無不可，本就沒什麼執念。

「問這些做什麼，快走。」他還有事要處理，且今日還要進宮去看一眼那頑皮的外甥。

顧瀾默默跟上，只是前方那人走得太快了，他們之間的距離還是一點一點拉長。周廷焱似乎意識到什麼，有意放慢了腳步，可這般走了許久，身後那個笨小孩還沒跟上來，他煩躁得停下步子，索性不走了。

就在周廷焱耐心告罄時，一隻小手伸到他面前，手心裡還捧著幾顆新鮮的冬棗，各個飽滿裡透著紅，周廷焱側過臉，看見一張帶笑的臉。

「侯爺，這個最甜，給你。」顧瀾攔起手心裡一顆最大的棗子，試探一般送到周廷焱嘴邊。

周廷焱不知道自己怎麼了，鬼使神差的還真想去嘗一嘗女子手指間的那顆紅棗……他迅速反應過來，目光微沉，抬手揮開了她的手，在觸及她手上一道被樹枝劃出的紅痕時，怔了怔，「想吃讓下人去摘，記住自己的身分。」

顧瀾不知他為何變臉這麼快，且這一次比先前走得還要快，從小路到了雪園時，周廷焱的影子都沒了，她只好回頭問臘月，「妳記得路吧？」

臘月滿臉茫然，就在兩人原地愁眉不展的時候，周順帶著幾個下人走過來，向顧瀾問好。

「夫人，這幾個是屬下按照侯爺吩咐給您挑的下人，以後就在您院子裡伺候了。」顧瀾點點頭表示很滿意，有周順帶路，自然不怕回不去。

周順低聲對其中一個下人囑咐兩句，下人便朝侯府那邊跑過去，顧瀾沒有問原因，想是去那邊傳什麼話。

她們回到自己的院子裡，顧瀾手裡的棗子給尤氏和彩珠分了，自己坐在羅漢床上揉腿，邊揉邊道：「這裡離侯府真遠，以後我去請安要走這麼遠的路，唉。」

尤氏過來給她捏腿，說道：「夫人，這一關總算是過了，方才聽臘月說的，嚇死

我了。」

顧瀾微微一笑，「奶娘妳沒看出來，這侯府裡每個人身上都有一股鮮活氣，妳可知為什麼？」

尤氏不解的搖搖頭，顧瀾想起今日幾位夫人爭吵的場面，歎道：「做他的家人好過做顧家人百倍。」

兩人正說著話，只見方才被周順派去做事的那個下人回來了，用布裝著一兜棗子，拿來給顧瀾看，「夫人，最大最紅的都給您摘來了。侯爺說，少吃，上火。」下人邀功一般將那兜紅棗捧給顧瀾看，尤氏在一旁驚訝得張大了嘴，顧瀾好看的細眉微微一挑，她甚至能想像出周廷焱說這句話時臉上的表情，這個鎮北侯，未免也太彗扭。

第三章 家中有人等

周廷焱讓下人傳完那句話就有些煩躁，他盯著案桌上被墨蹟染壞了的紙，一雙劍眉皺得老高，把紙張揉成團扔在一旁，頗有些氣急敗壞。

周順在一旁安靜磨墨，小心伺候著，就怕一不小心惹了渾身不對勁的主子，在收拾了一堆廢紙之後，那人終於撂下了筆，臉色更加臭，瞥了他一眼，「出去，在這站什麼樁？」

忽然被遷怒的周順茫然得看著自己的手，敢情在這磨了半天墨，還是被嫌棄了，他應了一聲往書房門口走，主子又叫他站住，說：「可有人來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周順回答得毫無遲疑，周廷焱的書房乃是重地，平常下人都不敢往這邊靠，需要站得遠遠的等著傳喚。

周順回完話心裡就有那麼點明白了，主子不高興，那種期待落空的彗扭感，他仔細回想，瞬間恍然大悟，「主子，您讓人送去那些冬棗，夫人很高興，說晚上讓廚下煲湯等您一塊用。」

他說完就看見周廷焱淡淡瞟了他一眼，眉間稍微舒展，但矜持道：「再說吧。」

周順還沒研究完這是去還是不去，外頭就有下人來通傳，說是從通州府來了一封密信，他立時出門從送信的人手裡接過一封信和密匣，又讓書房外伺候的陳福領著人去拿賞錢。

周順回來將一個鎖住的密匣放在周廷焱面前的案桌上，又把信拆封展開遞給他，最後從信封中倒出一把鑰匙。

周廷焱看完那封信，這些天胸中積攢的鬱氣終於一掃而空，吩咐周順打開密匣，從裡面取出一個厚厚的帳本，從頭翻到尾，嘴角浮現一抹冷笑，「聞御史最近怎麼樣？」

「好著呢，家裡欠的債都還上了，夫人還生了個大胖小子。」

周廷焱微一挑眉，道：「把這帳本給他，讓他隨意上奏，不必顧忌。」

他眼裡閃爍的冷光讓周順打了個寒噤，把那帳本收進密匣便找到書房附近隱藏起來的暗衛，耳語幾句讓他把東西悄悄送到聞家。

午時，周廷焱讓人在偏廳擺了飯，吃完就吩咐周順備馬車，看那神情頗有一種山雨欲來的架勢，周順讓下人把馬車趕到大門口，心裡替宮裡的小皇帝默哀了兩聲。

周廷焱出府是慣常的大場面，護衛齊齊出動，十幾個人前面開路，後面跟隨，帝都那條長安大街上，百姓們每次看見必定伸著脖子看，就想知道這傳言中煞神一樣的人物究竟長什麼樣。

在一路圍觀中，馬車到了宮門口，周廷焱下車，一身黑色暗金雲紋錦袍在陽光下盡顯尊貴，氣勢懾人，再配上那張堪稱完美的冷淡俊臉，宮門口的守衛連個盤問樣子都不做，躬身把人請了進去。誰都知道，周廷焱手裡有一塊先帝御賜金牌，宮門隨便進，皇帝隨便揍。

大齊的皇室姓楚，小皇帝楚鈺登基三載，還沒過十五歲生辰，正是最叛逆淘氣的年紀，又因為三歲喪母從小被先帝放到外祖家養，周老夫人一心疼愛外孫，寵溺過了頭，便給養得嬌慣了，幼時翹課貪玩，長大了文不成武不就。

嫡子長到九歲時，先帝覺得不能再放任下去，正好周廷焱從北疆回來，因為戰功卓著承襲了爵位，這位年紀能當他兒子的小舅子先帝心裡十分喜愛，不因別的，他愛才。

周廷焱自小聰敏過人，讀書習武，兵法謀略樣樣精通，年僅十六歲就敢帶著幾千騎兵偷襲羯族大營，最後還成功了，把不可一世的兵馬大元帥胡勒斬於馬下。自從有了他，沒幾年大齊的邊境就太平了。先帝把不成器的兒子交給他來管著，駕崩前還給了一塊金牌，說是楚鈺敢不聽話，那就揍得他屁股開花。

小皇帝楚鈺因此分成了兩副面孔，見別人是張牙舞爪的老虎，見他舅舅就是一隻瑟瑟發抖的乖貓。

景明宮裡，楚鈺閒得無聊，逼著內侍與他搖骰子賭大小，輸了拿錢，沒一會兒，楚鈺面前放了一大堆散碎銀子，內侍們面如菜色，摸著空空如也的錢袋子哀求的看著他。

楚鈺擺手，「無趣，朕不玩了。」

就等他說這句話呢，內侍們歡歡喜喜拿回自己的銀子，被總管高福攆出去了。楚鈺撐著下巴，三天沒出宮晃蕩，還不是怕那煞神心情不佳來找他的碴，早知道就不聽姓杜的了，如今困在宮裡真難受。

正想著，那邊一個內侍連滾帶爬跑進來，慌慌張張說：「皇上，鎮北侯進宮了。」楚鈺手一抖，下巴差點磕在桌子上，往邊上四處看看，最後身子一矮鑽進了那張紫檀木案桌底下，對高福說：「就說朕不在。」

高福點點頭，英勇就義一般到門口迎人去了。

「侯爺，皇上陪太妃娘娘說話去了。」他心想，任鎮北侯再霸道，總不至於闖進後宮吧？

周廷焱冷眼看著他，把他看得緊張冒汗，方才說：「那便算了。」不等高福鬆一口氣，他冷冷一笑，「本侯再問你一次，你想好了再回答。」

高福騎虎難下，這時被周順拉了一下，勸說道：「高公公，你可想好，那位是親外甥，頂多挨頓罵，你嘛……」

未說完的話就不用說了，都是明白人，高福笑臉迎人，「侯爺請，皇上在裡頭呢。」楚鈺貓在案桌下，聽到腳步聲以為是高福回來了，屁股先鑽出來，叫道：「朕腿

麻，快來扶一把。」

他沒等到高福來扶，四周靜默，一片壓抑的呼吸聲，楚鈺意識到不對之前，屁股先挨了一腳。

「哎呀！」他的慘叫其實不免有誇張的成分，但是叫痛比不吭聲有用，果然聽到一個冷漠的聲音——

「起來，坐好。」

楚鈺爬出來，面對周廷焱那張冷酷的臉，心裡忐忑，「舅舅，有事啊？」

他覺得慌，還記得當朝賜婚時舅舅烏雲密佈的臉色，隨後就是長達一個月的不理不睬，說也奇怪，他舅舅不管他了，他反而覺得玩什麼都沒意思了，像被遺棄在皇宮裡的小可憐。

周廷焱不悅，「你幾天沒上朝了？」

楚鈺在心裡數了數，支支吾吾，「三四天。」看對面的人臉色不對，他改口，「七八天。」

「半個月。」周廷焱開口，冷如冰雕的臉因為怒氣有了一絲生動。

小皇帝把頭低下，乖乖認錯，「我再也不敢了。」然後偷偷抬眼看他，「舅舅，要不我把聖旨收回來，你說成嗎？」

本以為會迎來周廷焱一頓冷言冷語的嘲諷，誰知道他竟然只是訓斥一句，「不像話，君無戲言。」

楚鈺心裡越發愧疚，舅舅也老大不小了，娶了不想娶的女人一定很痛苦，而且兩家還有恩怨，長此以往說不定會抑鬱成疾，「那我再下一道聖旨，讓你和顧鸞和離。」

若是昨日之前，周廷焱倒真會考慮這個提議，不過現在……他沒告訴楚鈺嫁過來的不是顧鸞，只是說道：「不必，留著吧，府裡不缺這一口飯。」他想起顧瀾那副孱弱的小身板，應當是吃不了多少的，便當做鳥雀之類的小寵養著，好過讓她折在顧遙之手裡。

想到此，他便問了一句，「趙太醫何時歸京？」

楚鈺茫然不知，看向高福。

「趙太醫回家丁憂，說是這幾日就到帝都。」

「甚好，等他回來讓他去趙鎮北侯府。」

此時外面日頭西落，映出一片紅霞，周廷焱進宮多時，先被幾位輔臣拉著告狀，又來揪楚鈺這煩人精，不想就耽誤到了這麼晚。想到那丫頭說要等他用晚飯，心裡又是有些隱秘高興，又是嫌棄，督促了楚鈺兩句就要走。

「舅舅，你不留下吃飯？」楚鈺望著他急匆匆的背影，被拋棄一樣不甘心問道。周廷焱回過頭，臉上雖然還是冷淡，但嘴角稍稍揚起那麼一個微不可察的弧度，略顯得意，「有人等著，算了。」

有人？誰啊？楚鈺心想：不對勁啊！

向來我行我素的鎮北侯自然不會管楚鈺的想法，他腳步飛快，很快就帶著周順離開了皇宮，侯府侍衛們在宮門口等著，一行浩浩蕩蕩的回到鎮北侯府。

周廷焱下馬車時天已經黑了，他神色略有不快，埋怨那群拉著他告狀的老臣，又想著剛才給楚鈺那腳似乎太輕了。

「這麼晚了？」他狀似不經意說道。

周順連忙會意，道：「夫人想必還等著。」

周廷焱點了點頭，「那就去看看吧。」說完一撩衣襬下了車，從侯府大門進去，繞著小道回到雪園。

周順在前頭拿著燈，周廷焱走著路，一抬頭就看到了上午顧瀾眼饞的那棵冬棗樹，他頓了頓，對周順吩咐，「回頭你讓人在雪園裡也栽幾棵果樹。」

周順驚得險些崦了腳，心想什麼情況，雪園剛建好的時候，裡頭是有不少應季的果樹的，但他們家侯爺嫌有蟲子，命人全給砍了，如今怎麼又要栽樹了？他心裡的疑惑只是一瞬，應聲道：「屬下記住了。」

「要這種冬棗樹，其餘的你去問夫人。」

「是，侯爺。」周順偷偷伸手合上自己因驚訝而無法合攏的嘴。

兩人走到了小路盡頭，從月亮門進入雪園，周順眼尖的看見前面站著兩個身量嬌小的人，便停下腳步，周廷焱顯然也看見了，他挑了挑冷峻的眉，顧瀾帶著丫鬟臘月朝他走過來，行了個福禮。

「侯爺回來啦，可是餓了？」

女子看起來很怕冷，披了一件披風，手裡還抱著個暖爐，聲音有些明顯的發顫，但依然透著一股清新的甜。

周廷焱說不出是什麼感受，他活這二十幾年還從沒有被一個女子等過，就連他娘也只是恪守規矩偶爾派嬪嬪來問一問，何曾有人在他深夜回府時這般自然親切的問他是否餓了。

「嗯。」在心裡把這複雜難言的感覺壓下去，周廷焱只能含糊的嗯一聲，他靠近顧瀾，才發現她一直在發抖，一張白瓷一樣的小臉都凍出了幾分紅暈。

有這麼冷？她等了很久？周廷焱臉色微沉，訓道：「怕冷還敢出來。」他想到顧瀾的體弱更加不高興，催促道：「快回去。」

若真是病了，晚間宮門不鑰可不好請太醫，當然這些話他不會與顧瀾說。

見顧瀾睜著一雙水潤的眸子看他，那小模樣看起來特別可憐，逼得周廷焱轉過頭，伸出一隻手臂給她，那意思讓她抱著取暖。

顧瀾臉上的表情僵硬一瞬，幸而在夜色下那飛快閃過的情緒無法察覺，她還以為周廷焱這樣的人頂多把身上的外袍脫給她，誰知他叫她抱著他的手臂。顧瀾心想，都說鎮北侯不喜女子近身，看來傳言真是不可信。

這些念頭只在她腦子裡晃了晃，顧瀾小心的伸手要抱住那條看起來修長強健的手臂，可沒等她碰到男人的衣服，周廷焱便等得不耐煩，手臂向後一撈把還在茫然的顧瀾撈進懷裡，就這麼攬著她的肩膀往前走。

「看妳瘦的，不知道的以為我周廷焱苛待妻子。」

顧瀾沒說話，從肩膀和後背處傳來的陣陣暖意，還有周廷焱說話時在她頭頂耳畔呼出的熱氣，這一切都讓她無法立刻做出反應，竟然糊裡糊塗就與他回到了自己

的小院。

進了院子，周廷焱很自然的放開她，手掌不經意碰到了顧瀾的頭髮，柔滑的觸感讓他無意間搓了搓手指，心裡更是對顧瀾的乖巧有些滿意。

她身上沒有其他女子亂七八糟的熏香，也不像尋常世家貴女那樣脾氣驕縱，性格溫柔和順，除了有些軟弱容易受欺負，但這也不是什麼大事，她如今嫁了他，誰敢讓他周廷焱的女人受委屈。

周廷焱越想那張冷臉上越是緩和，等進了小廳，顧瀾叫他淨手，他便接過她遞來的濕帕子，讚許的看了她一眼。

顧瀾心裡詫異，周廷焱去了一趟皇宮，怎麼忽然就變得這麼……奇怪。

沒錯，就是奇怪，他彷彿一隻愛占地盤的猛獸，方才不知道哪裡被觸動到了，顧瀾被他自顧自劃歸進了自己的領地，而周廷焱對待屬於自己的人，向來與他人不是一個標準，就比如此刻在他面前安靜等待的顧瀾，她做什麼都是順眼的，合他心意的。

顧瀾看他擦完手，問道：「侯爺，叫人擺飯嗎？」

周廷焱神色放鬆，「嗯。」

不一會兒，廚房的下人魚貫而入，一張圓桌上碗碟緊挨著擺得滿滿當當，顧瀾吃了一驚，明明中午那頓只有四菜一湯來著，這廚房的下人也是看人下菜碟，周廷焱一說晚上要來吃飯，他們就使盡渾身解數收拾了這麼一桌子席面來，她一琢磨，決定以後想辦法多讓周廷焱過來。

兩人坐下，顧瀾看自己特意要求的那碗紅棗人參雞湯放在中間，她就站起身盛了一碗給周廷焱，「侯爺，這是您早上讓人送來的棗熬的湯，您嘗嘗？」

周廷焱端著那碗湯，見上面的油花都被顧瀾細心的撇淨了，滿意的喝了一口，讚道：「不錯。」

他不再說話，遵循著食不言的規矩，顧瀾留心觀察他，才發現這位鎮北侯雖然是個上過戰場的武將，可舉手投足間都透著一股優雅和尊貴，世家貴胄果然不一般。周廷焱端著一副沉穩的架勢，其實心裡卻想了很多，他喝一口湯，再看一眼顧瀾，見她小口小口的吃一個焦溜丸子，神色並不如今日在回雪園路上時活潑，於是他想起了周順拿回來的調查結果——顧瀾從小沒念過什麼書，勉強識字，自從生母故去，身邊只有奶娘和一兩個丫鬟相互依靠，想必她們平時相處時是很輕鬆的，不那麼重規矩。

他放下湯匙，主動給她夾了一顆丸子，顧瀾鍾愛那道菜，即便要顧著周廷焱在身邊，她也伸了好幾次筷子。

此時，顧瀾盯著碗裡的丸子微微出神，她懷疑自己是不是看見美食暈了頭，周廷焱這樣驕傲的人竟然紆尊降貴的給她夾菜了？

「侯爺，您也吃。」顧瀾投桃報李，給周廷焱也夾了個丸子。

周廷焱看著面前冒著油光的丸子不說話。

他身後的周順欲言又止，眾所周知，他們家侯爺潔癖十分嚴重，吃飯也挑剔得要命，別看他在軍中待過，可這毛病一點也沒改好，反而更嚴重了，油膩的不吃，

味道重的不要，廚房拿出這麼一桌菜，其實他肯動筷子的沒幾樣。

而且周順剛才瞧見，顧瀾給他夾菜時可沒用公筷。

誰知下一刻，周順就覺得自己臉上一疼，當然他也替周廷焱臉疼了一下——他們家侯爺看了一會兒那胖丸子，竟然真的夾起來吃下去了。

「好吃嗎？」顧瀾開心的問。

周廷焱蹙眉喝了口湯，把那股油膩勁順下去，道：「甚好。」

他看著面前的女子嘴唇上冒著亮光，不時還伸出舌頭舔一舔嘴唇，被一道辣菜辣得雙頰紅潤，額上也冒了汗，不知怎的，他就覺得這屋裡太熱了。

周廷焱耳朵尖上微微發燙，不敢再看對面的顧瀾，起身說道：「我還有事，妳慢吃。」

不等顧瀾抬起頭，他已經走出了小廳，周順愣了愣，也快步追上去。

「侯爺，怎麼了？」周順不解的問。

周廷焱驚扭說道：「屋裡熱，回頭吃飯時叫人把炭火撤了。」

周順一臉驚疑撓著腦袋，「侯爺，廳裡沒放炭火。」

誰知聽了這話，周廷焱更生氣了，劈頭蓋臉就是一句，「下人怎麼伺候的？這都快入冬了，怎麼不放炭火？」

周順還要跟著，被他支使去找雪園的管事要炭火，還說再偷懶怠慢夫人，就要打了板子攆出去。

看著周廷焱走遠，周順越發覺得他們雪園裡的差事不好當了，畢竟連侯府那邊老夫人的院子裡也沒用上炭火呢。

小院裡，彩珠伸著脖子看了一會兒，高興的往回跑，「夫人，侯爺走了。」

顧瀾聽了連忙招呼她們，「奶娘過來吃飯。」又給了彩珠和臘月幾碗好菜，讓她們在門口的小桌上坐著吃。

尤氏一邊給她夾菜一邊憂心道：「我瞧著侯爺待您很好，您怎麼不告訴他明日要回門呢？」

顧瀾搖頭，「那可不能說，他跟父親那樣的關係，難道真要他上門喊一聲岳父？」

尤氏一想覺得也是這個理，沒得讓鎮北侯受這種委屈，只是她還是擔心，「那大姑娘為難您可怎麼辦？」

沒想到顧瀾一臉不在乎，「今時不同往日，我替顧鸞嫁給鎮北侯，他也承認我了，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侯爺夫人，她敢為難我，就是跟侯府明面上過不去，父親也不會同意的。」

顧太傅無論如何在朝堂上與周廷焱針鋒相對，但這位當今陛下的親舅舅他是不敢得罪狠了的，那道賜婚聖旨他鑽了空子，硬說當初想嫁的是顧瀾這個女兒連皇上也無話可說，畢竟聖旨上只寫著顧太傅之女，又沒提顧鸞的名字，但這事他已經理虧，斷不會再敢惹鎮北侯。

顧瀾篤定道：「明日咱們回去，誰的臉色也不用看。」